

□李宗刚

一个人的真正成长过程不是在地上行走，而是犹如登山，这既需要克服体重惰性带来的阻力，以完成自我的提升，也需要在困境中他者一臂之力的助推。当站在人生的半山腰，我再次回眸那些已经在脚下的一层层台阶时，便愈发感到，自我不曾放弃的攀登之志固然非常重要，他者的助力同样重要。这种真切的感觉，使得我在回眸走过的人生道路时，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组成的画面像电影一般闪现，这些人犹如接力赛一般，在人生不同阶段给我助力。其中，彭广仁的影像格外清晰。

彭广仁是我的表姨夫。他是济南人，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革命，担任过部队的卫生员，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革命胜利后，他转业到了偏远落后的惠民县，后来被分配到乡镇卫生院，一干就是三四十年，成为在惠民县工作了一辈子的济南人。

听我母亲讲，表姨夫当年转业到惠民县时，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而他的同事恰好是我表姨董振娥的老家。表姨在当时可不是一位被传统文化束缚得无法自由行走的农村女性，而是有主见且泼辣能干。我的舅姥爷发出的号令在其他几位表姨那里都会发挥出令行禁止的神力，但在我表姨那里便没有任何效能。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当那位老家把彭广仁介绍给我的表姨时，不安于农村既有生活方式的表姨竟然背着舅姥爷前去相亲了。那时的表姨夫在县城身无长物，所谓的非农业户口并不像后来那样被人们特别看重，但表姨夫那淳朴善良的心地，以及卫生员的身份，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表姨。后来，我的舅姥爷尽管反对，但反对无效，表姨毅然决然地与表姨夫领证结婚了。这由此让我对表姨夫产生了某种幻想性的崇拜。

1960年代，表姨夫担任惠民县人民医院护士长。这所县医院距离我家大概有八九里路，人们有个头痛脑闷的症状都会来这里看病。童年时代，我正是借着这样的机缘，见到了我的表姨夫。当表姨夫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他与我的脑海里想象出来的严肃形象并没有接上头——他分明就像我的邻居一样，是一个极富温情且和蔼的中年人，说话尽管带着清晰的外地腔调，但也夹杂着让我极为熟悉的本地口音。关键是，在打针时，他不像村里的赤脚医生那样毫不顾及我的感受，反而像和风细雨一般，让我切实地体会到了打针并不一定会带来肉体的痛楚。

童年的记忆就像春雨一样，经常是似有似无，似清晰似朦胧，呈现出时断时续的缥缈感，我对表姨夫的印

象也是如此。真正走进表姨夫的世界，是我上中学这一时期。中学时期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对其重要性怎么估量似乎都不过分，这分明就是柳青所讲的人生紧要处的那几步。那时，我似乎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好像百无聊赖，又好像不甘沉沦，似乎正在寻找着未来的突围之路。我想，每个人大概都有那么一段或者几段人生低谷期吧。人走出了低谷期就会迎来一路凯歌的亢奋进取期，然而，许多人也许终其一生都没有走出这样一段低谷期。值得我庆幸的是，在人生的低谷期，我遇到了许多的贵人，他们在经意或者不经意间的一臂之力，便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有机会跨越出了人生低谷期，走上相对平坦的人生道路。表姨夫之于我，恰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是一个深秋的周末，我骑着自行车奔波了两个多小时，来到离我家30多里地的大年陈卫生院，这似乎是我第一次独立来到表姨夫家。表姨夫家就住在卫生院的瓦房，一点也看不出作为这个院子的一院之长应有的那种排场，家里的摆设尽管比我家要现代不少，但与我想象的院长家应有的富丽堂皇还是相差甚远。最让我感动的是，表姨夫与我拉起了家常。我这才知道表姨夫当年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他曾经差点被日本兵养的狼狗扑倒在地，以至于连饿带吓病了一个月；他在十六岁时参军入伍，因年龄太小只好干卫生员。在他娓娓道来的自我历史中，我才蓦然感到，表姨夫之所以对人和蔼可亲，原来是他也经历过无数的困难。

这让我一下子跨越了那道我想象出来的与高高在上的表姨夫之间的鸿沟，把现实中的表姨夫与青少年时代的流浪儿对接在了一起，并由此真切地感受到，在人生的低谷期，要咬住牙，继续找寻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就像表姨夫当年从流浪儿找到了革命道路一样，找到我的一条通向表姨夫当下所走的道路。

尽管生活并没有随着心情的豁然开朗而变得明快起来，但我的内在精神开始变得异常充沛起来。在表姨夫那里获得了人生顿悟的我，在回家的路上，尽管是逆风而行，但力量似乎从身体的深处迸发了出来。放眼望去，徐徐展开的黄河大堤尽管依然曲曲弯弯，但迎面而来的未来似乎不再朦胧和缥缈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正所谓弹指一挥间。表姨夫和表姨已经走向了历史的永恒，他们留在人世间的的生活痕迹逐渐被岁月雨打风吹去了，但表姨夫给我带来的人生顿悟，依然永远地烙刻在我的脑海深处，并一直支撑着我攀登展现在眼前的人生台阶。

(本文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

【生活小景】

## 母亲做房东

□翟云峰

母亲做房东十二年了。

上世纪70年代，老家的自建房就是一把泥的土坯房。三间房，两铺火炕，两个灶台。面积不足五十平米，既简陋又不宽敞。在这种住房紧张的情况下，谁家也不乐意招住房的，因为操心事太多。可是母亲却热情地把人家招进来住。她对我们说：“一是挣点租房费用，贴补家用。二是也给别人提供方便。”租房者乐意住我家。因为我家离乡政府、医院、学校、商店最近，不超过两百米，上学上班都很便利。

程志是我家的第一个租房户。他在道班工作，每天要走二十多里路，扬沙护路基，非常辛苦。他三十八岁才说上对象，这个媳妇有点智力残疾。程志上班时，就把她留在家里。她经常在家里“吱吱呀呀”地哼个不停，让人不得安静。这个时候母亲就负责看护她。她病好的时候，母亲就教她做一些针线活。有一次，程志让他媳妇煮高粱米饭，为了让米煮得烂些，她想往粥里放点食用碱，结果放成了洗衣粉，好好的一锅饭只能倒掉了。母亲看了很心疼，把自家贴的玉米饼子端过去几个，他们两口子才吃上晚饭。程志一家在我家住了两年，母亲给予了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以至于后来，程志把我们当作亲属一样，走动频繁，很让旁人羡慕。

贾老师两口子是新中国成立

后第一批大学生，曾在大城市教育学院工作，后下放到我们乡中学教学。他们有个女儿叫婉儿，非常乖巧伶俐。租住在我家后，婉儿一直由母亲照顾。母亲和婉儿亲如母女，结下深厚的情谊。有一次，婉儿过五岁生日，她妈妈给她蒸了白面馒头，煮了几个鸡蛋，还做了她爱吃的红烧肉。我母亲那天只煮了玉米粥，可是婉儿说什么也不回家吃生日饭，偏偏要吃母亲煮的粥。后来贾老师两口子调到县委党校，搬家的那天，婉儿依依不舍，扑在母亲怀里哭了很久。

粮库干部老杨一家在我家住了整整三年，时间算是最长的了。老杨的媳妇是个家庭妇女，以前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什么活都不会做。老杨下班后，还得做家务，常常忙到很晚。大家一起喝茶时，他一直在叹息。母亲为了帮助老杨，主动和他媳妇英儿交朋友。无论干什么活，都带着她，亲自示范给她看，让她亲手去做，直至学会为止。三年的时间，老杨媳妇不仅学会做家务，还学会了推碾子、磨豆腐、做豆酱、摊煎饼等活。老杨乐得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为此，老杨十分感谢母亲，每次说起来都是热泪盈眶。

母亲做房东十二年中，用优秀的品质为别人增添了温暖和爱意，也成为我们家人的骄傲。

(本文作者系潍坊市坊子区作协会员)

【舌尖记忆】

## 冬寒白菜香

□杨丽丽

当凛冽的寒风开始在街巷间呼啸，冬天便以它最隆重的姿态宣告来临。在万物沉寂的季节里，母亲忙碌的身影总是围绕着一道再平凡不过的蔬菜——白菜。每到冬天，母亲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筹备粮草一般，囤积白菜。

在那些物质不充裕的岁月里，白菜是餐桌上的常客。那些白菜，带着泥土的质朴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白菜是生活的保障，是温饱的寄托。每一棵白菜都会被母亲物尽其用。白菜最外面的一层老帮最适合腌制成咸菜，在清晨的米粥旁，那咸香的味道能瞬间打开胃口，成为一天活力的开端；再里面一层，母亲会用来炖粉条或者蒸包子；而脆嫩的菜心，母亲会用来凉拌或者做成醋溜白菜，不管哪种做法都能让我们百吃不厌。

冬日的厨房，因为白菜而充满了温馨。母亲把白菜抱到案板上，轻轻剥去外面有些枯黄的叶子。菜刀与案板接触，“笃笃”的声音有节奏地响起，白菜在母亲手下变成均匀的块状或片状。锅里的油热了，放入葱姜蒜爆香，白菜下锅，瞬间发出“啦啦”的声响，热气蒸腾而起，白菜的清香弥漫在整个厨房。有时，母亲会用白菜炖粉条，粉条吸收了白菜的清甜，白菜沾染了粉

条的爽滑，再加上几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炖煮之后，浓郁的香味能让整个屋子都变得温暖起来。还有的时候，母亲会做酸辣白菜，酸辣可口，那独特的口感像是冬日里的一把火，刺激着味蕾，让人食欲大增。

冬天里吃着白菜长大的我们，对白菜也有着特殊的感情。那一颗颗冬日餐桌的常客，也是贫寒岁月里最温暖的慰藉。每一片白菜叶都承载着家的味道，无论是清炒白菜的爽口，还是白菜炖豆腐的醇厚，抑或是白菜猪肉馅饺子，都如同冬日里的暖阳，驱散寒冷，直抵心田。冰天雪地的时节，菜窖里码放整齐的白菜，就是生活的保障，是我们安心度过寒冬的底气。即使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各种珍馐美味出现在餐桌上，但白菜的味道依然深深印在我们的心中。

“拨雪挑来垆地菘，味如蜜藕更肥醲。”白菜，这冬日里最质朴的画卷主角，以其独特的韵味，慰藉着人们的味蕾和心灵。它就像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在天寒地冻里，默默散发着温暖的光。那一盘白菜，那熟悉的味道，就像黑暗中的繁星，微小却璀璨，成为寒冷冬日里温暖身心的美味，成为生活中简单而纯粹的美好象征。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中铁三局某公司)